

千年梵宇绽放新章

——“梵宇华章·云冈第7、8窟专题研讨会”小记

本报记者 冯桢 赵永宏



专题研讨会现场

为深入推进云冈学建设,加强石窟寺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9月16日,云冈研究院与云冈学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联合主办了“梵宇华章·云冈第7、8窟专题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等国内外多家权威机构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云冈第7、8窟的艺术特征、考古发现、文物保护及数字化应用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交流与跨学科对话。本次研讨会由云冈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杭侃主持。

学术盛会: 跨越协作 共探石窟瑰宝

云冈石窟作为北魏平城时代由皇

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群,代表了公元5世纪佛教石窟艺术的巅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其中,第7、8窟作为云冈中期石窟的代表,不仅造像精美、题材丰富,更在建筑形制、图像程序与文化融合方面体现出独特价值。此次研讨会以这两窟为聚焦对象,旨在通过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推进石窟断代、风格源流、图像意涵等关键问题的探讨。

据了解,今年5月13日至9月30日,云冈第7、8窟实施封闭,开展高精度三维扫描、多光谱成像、窟内微环境监测等文物数字化信息采集工作。这一举措不仅为石窟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也为进一步进行学术研究奠定数据基础。在封闭期召开本次研讨会,既是对前期工作的总结,也是对未来

研究的展望。

历史与艺术: 第7、8窟的独特价值

第7、8窟为一组双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其内容布局与造像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时代过渡特征。窟内四壁遍布浮雕,内容涵盖本生故事、佛传序列、供养人行列及仿木构石窟建筑构件,艺术语言融汇了中原汉式与西域风格,尤其明显的是在佛像衣纹、菩萨佩饰及窟顶飞天造型中反映出多元文化交融的痕迹。

有学者在研讨中认为,宿白先生提出的“这两窟是为孝文帝和文明太后(二圣)而建”的观点,现已成为定论。第7窟后室南壁上方和第8窟门拱两侧诸造像,不仅艺术成就高超,更为研究北魏佛教信仰形态与宗教仪轨提供了视觉实证。此外,窟前遗址考古发掘也为理解石窟原始布局与功能空间提供了新的材料。

科技赋能: 数字化保护与研究的新路径

在石窟文化遗产面临自然风化、人为环境干扰等多重威胁的背景下,数字化信息采集已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核心环节。通过激光扫描与高清摄影建立的三维模型,不仅可精确记录石窟现状,还能逆向推演雕刻工艺流程甚至模拟材料脱落前的原始效果。

在云冈石窟第7窟、第8窟数字化采集现场,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中心年轻团队正在基于数字建模开展虚拟复原实验,再现了第7窟、第8窟窟顶莲花藻井、雕饰斗拱、飞天伎乐、楼阁建筑的原始色彩配置;相关工作向记者介绍了在数据采集过程中结合AI算法进行

图像识别的尝试,初步实现了图像的自动判读与标注,为日后大规模石窟图像整理提供了新思路。

另一边,在云冈研究院多功能会议室,国内外学者就数字化保护的最新成果进行着深度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人工智能将是未来云冈学研究和数字化保护的有效技术。

国际对话: 云冈学的世界意义

此次研讨会特别邀请了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系的学者参与。日方团队长期致力于东亚佛教艺术的比较研究,他们从云冈与日本寺院建筑的关联、造像仪轨的传播路径等角度提出了跨文化视野的见解,激发了在场学者对国际艺术样式与本土化过程的重新思考——云冈学研究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世界文化遗产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云冈学的国际化、学科化建设,加强中外学术机构的协作,是未来石窟研究的重要方向。

与会学者表示,石窟研究是一个需要考古学、美术史、文物保护、数字技术甚至宗教学、社会学多学科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我们不仅要做好基础性的记录与保存工作,更要在学术上不断推进深度解读与理论创新。

“梵宇华章·云冈第7、8窟专题研讨会”的成功举办,不仅深化了对具体窟龕的认识,更展现出当前中国石窟学研究从单一石窟史叙述走向多学科融合、从区域性研究迈向国际对话的新趋势。云冈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以此次研讨会为起点,继续推动高水平学术平台的建设,系统开展石窟分组研究,建设数字资源库,进一步巩固“云冈学”在中国考古与艺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

“佛教造像艺术展”亮相兰州

云冈石窟部分藏品参展



20窟复制窟亮相兰州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9月10日,由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甘肃省文化和旅游厅、甘肃省文物局和天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方微笑 跨越千年——佛教造像艺术展”在甘肃简牍博物馆开展。全国23家文博单位的127件(套)珍贵展品参展。云冈研究院藏北魏(386—534)藏品北魏石雕龕坐佛像,云冈石窟第20窟窟前遗址出土的北魏(386—534)昙曜造像石碑及拓片,云冈石窟第20窟复制窟等院藏文物参展。

据了解,本次展览以“铸金呈像——金耀千年”“琢石成像——石承千年”“铸壁为像——壁立千年”三个单元。其中,“铸金呈像——金耀千年”分为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与宋、元明清三个部分,展现了中国金铜佛教造像在历史长河中的演变与发展,体现了佛教造像艺术中形神兼备、艺道合一的崇高境界。“琢石成像——石承千年”聚焦郿城北吴庄、洛阳永宁寺、成都万佛寺、青州龙兴寺、泾川龙兴寺五大窟藏和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为研究中国佛教美术史提供了珍贵实证。“铸壁为像——壁立千年”以四大石窟为脉络,分别展示莫高窟的禅悦、云冈石窟的豪迈、龙门石窟的圆融和麦积山的温煦,共同书写“微笑的东方史诗”。

据悉,展览为期3个月,至12月10日结束。

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举行

云冈研究院申报和参与的项目入选《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

本报讯(记者 赵永宏)9月17日,以“数联古今 智绘文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的2025年世界互联网大会在陕西西安举行。本次大会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陕西省人民政府承办。来自全球50余个国家和地区及9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参会。云冈研究院申报和参与的案例项目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5)》。

文化遗产数字化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保护、传承”“技术、创新”“产业、赋能”“开放、共治”等4个议题展开讨论。《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5)》同日发布。由云冈研究院申报,腾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兰州大学参与的《天然孿子成像技术赋

能云冈石窟大遗址保护》案例项目,由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申报,敦煌研究院、云冈研究院、龙门石窟研究院等参与的《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基因库”:浙江大学高保真采集、智能处理与活化应用体系》入选《世界互联网大会文化遗产数字化案例集(2025)》。

案例征集活动由世界互联网大会主办,中国文物报社负责具体实施。活动自启动以来,得到全球范围的广泛响应,共收到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项申报案例,涵盖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考古研究等多个领域。经来自全球文博机构、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多轮严格遴选,最终精选出40项具有代表性、创新性和推广价值的优秀案例。

云冈石窟弥勒造像新思考(下)

吴娇



第13窟附窟东壁弥勒龕

西域记》记载,最早的陀罗尼弥勒菩萨像就是罗汉用神通力上升兜率天,以兜率天弥勒的样子为基础创建的。弥勒龕像组合与北魏政治斗争弥勒龕在中期洞窟十分流行,数量大增,或单独出现,或壁面相对称布局,或与不同佛龕组合出现。

单独出现的弥勒菩萨龕内或龕外两侧,除思维菩萨外,还出现了立姿供养菩萨,个别龕内主尊出现二交脚弥勒菩萨,或二交脚弥勒菩萨位于坐佛两侧。

壁面上最常见的佛龕组合有弥勒菩萨与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弥勒菩萨与坐佛、弥勒菩萨与倚坐弥勒佛的组合,采取上下或并列布局。此类组合元素及形式源自第7、8窟正壁,在中期其他洞窟推广,作为壁面佛龕及中心塔柱各层雕刻的基本元素被大量组合使用。此外,在第11窟东壁还出现了太和七年(483)交脚弥勒菩萨与坐佛、二佛并坐和三大菩萨的组合龕。

云冈石窟中期洞窟弥勒菩萨与二佛的组合形式数量最多,与佛教义理的发展密切相关。中期洞窟多开凿于北魏孝文帝执政时期,“北朝义学之兴,约在孝文帝之时”,此时法华经典与弥勒经典深受僧众欢迎,所以弥勒菩萨方座与禅观僧的特别关联。运用神通力上升兜率天往见弥勒需要一定的阶位功夫,非一般信众所能及,也是僧侣阶层的若鹭之事,东晋时道安“每与弟子法遇等于弥勒前立誓愿生兜率”。《大唐

无穷,如第10窟前室北壁上层二佛并坐,明窗两壁的千佛以及窟内主尊弥勒菩萨,更是完整地表现了“受持、读诵法华经”“千佛授手”“即往兜率天”的画面。

中期弥勒龕像的流行与当时的信仰群体及政治背景密不可分。北魏时代女性信者较多,女性为造像主的情况亦较多。如太和七年造像龕雕刻女性供养人36身,男性供养人18身,女性的数量为男性的两倍之多。在信仰心理层面,各阶层女性信者普遍显示出对弥勒信仰的追捧,在龙门石窟北魏女性创作的造像题记中,弥勒信仰的造像题记共10条,在女性造像题材中居第二位,仅次于释迦牟尼。中期洞窟,弥勒造像的大增可能与冯太后的“垂帘听政”有一定的关系。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486年铭金铜弥勒佛像铭文:“太和十年正月廿四日,太皇太后下为(十)地众生造弥勒像一躯。”造像上太和十年为太皇太后造弥勒像的铭文与“文明太后”有关,是赞助人把供奉弥勒佛作为尊崇冯太后的礼敬之举。冯太后很可能同唐武则天一样,通过弥勒菩萨信仰来推动自己的政治进程。上述特点在云冈石窟第11窟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第11窟壁面由不同功德主所开龕像中,弥勒龕近30个,这种情况不见于云冈其他洞窟,与开窟时的政治背景密不可分。第11窟由于冯太后与献文帝的政治斗争,皇家工程一度停工,显然此次斗争中献文帝败北,冯太后获胜,因此功德主在窟内开龕造像时,更多地选择了冯太后所追捧的弥勒龕像。

三、晚期弥勒的布局形式与宗教信仰。晚期弥勒造像清秀清像,细颈削肩,菩萨着“X”形交叉的帔巾,交叉处流行穿壁,佩饰减少,璎珞龕龕新出现了折屏样式,流行双足由力士托举。晚期三壁三龕式小型洞窟中,弥勒菩萨多为侧壁龕内主尊,个别为正壁主尊,作为侧壁龕内主尊时多雕于东壁。在三壁双层或多层龕的组合中,交脚弥勒菩萨龕多出现在壁面上层。组合形式基本延续中期洞窟的特点,与二佛并坐、坐佛、倚坐或交脚佛龕组合。

法华信仰在云冈石窟晚期洞窟中发展至顶峰,晚期民间开凿的小窟小龕中象征《法华经》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成为窟内主尊,这种情况几乎占据晚期洞窟半数以上,而此时弥勒菩萨则多位于洞窟侧壁,弥勒菩萨作为法华信仰的辅助形象进一步凸显。

慢下来,品味秋天的云冈石窟。走进云冈石窟,如同走进一幅被打开的画卷,每一尊佛像仿佛披上金色的光芒,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熠熠生辉。夏日的热度似乎还未消散,空气中弥漫着微凉的气息,游客置身于景区,静静地、慢慢地感受着这种独属于秋天的气氛,感受着跨越千年的历史温度。

慢下来,品味秋天的云冈石窟。走进云冈石窟,如同走进一幅被打开的画卷,每一尊佛像仿佛披上金色的光芒,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熠熠生辉。夏日的热度似乎还未消散,空气中弥漫着微凉的气息,游客置身于景区,静静地、慢慢地感受着这种独属于秋天的气氛,感受着跨越千年的历史温度。

慢下来,品味秋天的云冈石窟。走进云冈石窟,如同走进一幅被打开的画卷,每一尊佛像仿佛披上金色的光芒,在蓝天白云映衬下,熠熠生辉。夏日的热度似乎还未消散,空气中弥漫着微凉的气息,游客置身于景区,静静地、慢慢地感受着这种独属于秋天的气氛,感受着跨越千年的历史温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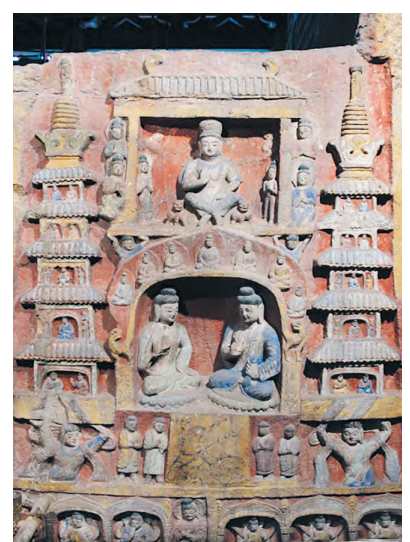
行至第12窟前,一位老人正静静地坐在石阶上写生。他画得很慢,每一笔都像在与石窟的私语。轻轻走近,他并未抬头,只是低声说:“秋天来这儿,才能听得见它们的呼吸。”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窟门两侧的菩萨衣袂翩跹,仿佛正随秋风而动。在斜阳的照射下,那些原本坚硬的石刻竟显出了绸缎般的柔软,光影流转间,飞天似乎真的要乘风归去。

在第18窟,记者遇见了一对来自成都的年轻夫妇,丈夫是视力障碍者,妻子正握着他的手,轻轻抚摸洞窟外壁的纹路。“这里是莲花,每一瓣都刻得很深……这是飞天的飘带,弯弯曲曲,好像还在飘。”妻子描述得很仔细,丈夫的手指缓缓移动,仿佛通过触觉与千年前的匠人对话。他的脸上逐渐浮现出笑容,那一刻,他们突然明白——有些美,其实不需要用眼睛去发现,用心触摸也可以感知云冈之美。

漫步于千年石窟的时空走廊上,云冈的秋天是静谧的,连绵的石窟群仿佛是一幅流动的画卷,将每一名游客带入了一个古老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品味“石鼓寒泉”的静谧,“乾坤灵异信非常,石梁流水自香。终日澄天涵素影,终宵凉月吐寒光。味甘不羨姜诗井,意适应同德裕庄。地脉一源应有自,尘缘何必灌沧浪。”明代诗人邢昺所作《石鼓寒泉》让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奔腾不息。诗中“灌沧浪”三个字,让武州山下的一个泉眼有了无限生机。



第5窟西壁盂形龕内弥勒菩萨



第11窟南壁弥勒组合龕



第11窟东壁上层太和七年造像龕